

《東華漢學》第 31 期；201-22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0 年 6 月

【學苑春秋】
近二十年北歐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
及翻譯現狀與發展述略

周睿*

【摘要】

新世紀以來，歐洲諸國的傳統漢學出現了新的發展態勢和研究方向；而就地理版圖上的北歐諸國包括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和冰島的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現狀展開調查，能夠清晰展現中國文學研究在北歐漢學界的傳承與新變、反思和困境。以北歐五國為例，抽樣十七家學術機構、四十一位研究學者為樣本，專論北歐學界的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情況，總結轉向特徵，在研究全球共享與想象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中對北歐漢學的關注和推介，將對華語本土學術界的學術轉型以又一重要的參考系的身份參與華語系學術的大敘事話語中來。

關鍵詞：歐洲漢學、丹麥漢學、瑞典漢學、挪威漢學、芬蘭漢學、冰島漢學、中國文學研究、華語文學翻譯、研究綜述

* 西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華語學界目前對歐洲漢學（Sinology）的留心與紹介，多停留在上世紀及之前的學術史清理階段，而對當今活躍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領域的現階段學者則欠缺系統梳理。本文先有西歐諸國的學術機構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現狀調查報告，此處以北歐諸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機構中的中國文學研究學者為研究對象，梳理和總結北歐漢學在新時代的時代特徵和發展趨向，凸顯北歐學派在華語文學翻譯和研究上的聲音¹。

與西歐諸國情形相似，漢學在北歐成為一門嚴格意義上學術性學科的標誌，即在大學里設立教授席位、開設漢語課程、從事傳統語文學研究三項並舉，肇始於獲得博士學位後的高本漢（Bernhard J Karlgren）執教於哥特堡大學的1918年。在歐洲的漢學體系中，相比起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荷蘭、意大利等西歐傳統漢學大宗而言，後高本漢時代的北歐諸國雖較之前者尚有明顯的差距，但其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有著自身的偏好取向與發展趨勢，目前北歐五國有十餘所高校建有漢學相關專業，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在中華研究北歐大學聯盟（Nordic Consortium for China Studies, NCCS）、北歐中華研究會（Nordic Association for China Studies, NACS）、北歐亞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及其附屬復旦大學北歐中心（Nordic Centre in Shanghai）等學術平台聯絡下組織學術對話。

¹ 前期綜述參見蕭俊明，《北歐中國學追述(上/下)》，《國外社會科學》2005年第5/6期，頁62-73、54-64；李明，《論北歐漢學研究的轉向與拓展》，《北方論叢》2011年第5期，頁33-37；Kjeld Erik Brødsgaar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Scandinavia”, Lond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7(1996), pp. 938-961.

一、丹麥

丹麥的中國文學研究可追溯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庫爾特·沃爾夫（Kurt Wolff）在哥本哈根大學（Københavns-U, UCPH）教授東方語十年（1926-1936），被認為是丹麥最早的漢學家，所用教材以先秦兩漢的經史文本為主，並選譯《聊齋誌異》（*Pu Sung-Ling: Tyve sælsomme Fortællinger, Bianco Lunos, 1937*）。在他過世之後，漢學領域二十年無人問津。1957年起，師從高本漢、趙元任等名師的易家樂（Søren Christian Egerod）在哥本哈根大學重開漢學之門並創建東亞學院，擔任教席長達三十六年之久，任職NIAS主任也超過二十年，研究漢語史、現代漢語與方言、中國思想史以及泰語、印尼語；挪籍學者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在NIAS工作，其對口頭文學及揚州評話的研究有著深遠影響力，由此，哥本哈根成為丹麥漢學研究的橋頭堡。漢學系（Kinastudier, ToRS）設在2004年整合原東亞系而新建的跨文化與宗教研究學部，研究逐漸從傳統漢學中轉向到現代中國研究，涉及中國文學與文獻、歷史學與思想史、民族與邊疆問題、社會學與人類學、政治體系與生態、經濟與體制、對外文化交流、傳統性與現代性等領域，提供學士和碩士學位。榮休副教授紀培爾（Denise Gimpel）畢業於倫敦瑪麗王后學院和德國馬爾堡大學，曾在波鴻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工作，研究興趣在清末民初文學和文學雜誌、公案與武俠小說、思想史、跨境活動、體育文化及其與中國形象/文人/性別研究、文化遺產、晚清文學翻譯等方面，特別關注這一時期不為人知的小眾文人，著有《現代性的失語：語境中的〈小說月報〉》（*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awaii U.P., 2001*）、《陳衡哲傳：超越正統》（*Chen Hengzhe: A Life Between Orthodoxies, Lexington Books, 2015*）等專著。尼爾森（Bent Nielsen）畢業於本校，研究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傳統與現代儒學、中外文化交流史，尤其在上古文學文獻研究中的《易經》研究上首屈一指，著有《〈易經〉命理學與宇宙觀指南》（*A Companion to Yi jing Numerology*）。

and Cosmology, Routledge, 2002)。以華語文學丹麥語翻譯為主導向的沙鐵書社(Forlaget Sand & Jern)發行人、在本系兼職的丹嘉庇(Peter Damgaard)本碩博都在哥本哈根大學,先後去重慶大學、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浙江大學、香港大學等高校訪學,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短期工作,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反體制」現象和國族身份問題(*Visions in Exile: Inroads to a "Counter-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UCPH, 2012),在Batzer出版社推出丹麥語版莫言小說《天堂蒜薹之歌》(*Hvidløgsballaderne*, 2013)、《紅高粱家族》(*De Røde Marker*, 2016)、《生死疲勞》(*Livet og døden tager røven på mig*, 2018),此外還有關於莫言、馬原等研究論文面世。哥本哈根大學還建有整合北歐地區當代亞洲研究資源的北歐亞洲研究院(NIAS),掛靠在政治學系,其前身是斯堪地那維亞亞洲研究院(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SIAS),附屬出版社(NIAS Press)的亞洲研究書刊和圖書館(NIAS LINC)的亞洲圖書資料引人注目。

奧胡斯大學(Aarhus-U, AU)是丹麥的中國文學研究另一重鎮,文化與社會學部全球研究學系設有漢學組(Kinastudier, Globale Studier, IKS),研究重心在當代大中華區的社會結構、移民問題、文化產業和語言教學等實用領域,提供本碩博學位課程。榮休教授、前系主任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是丹麥漢學界的重量人物,主要研究以余華為中心的現當代文學,翻譯余華《活著》(*At Leve*, Klim, 2015),出版包括高行健、北島、殘雪、西川、格非、莫言、陳染的研究或翻譯,時到2019年仍然活躍,為《世界文學精萃》(*Højdepunkter I verdenslitteraturen*)《盧特利奇中國現代文學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撰寫中國文學相關條目。碩博都在本校攻讀的韓紹德(Anders Sybrandt Hansen)研究中華民族志和社會學以及教育問題,間有利用莊子、藏族神話傳說為文本論證自己的研究。史通文(Andreas Steen)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工作後加盟奧胡斯,曾在復旦訪學多時,研究興趣是中國聽覺藝術、流行樂及大眾媒體與上海現代

史，以英文、德文、丹麥文、中文發表相關研究成果，諸如《在娛樂與革命之間：留聲機唱片和上海音樂工業的初期，1878-1937》（*Zwischen Unterhaltung Und Revolution: Grammophone, Schallplatten Und Die Anfänge Der Musikindustrie in Shanghai*, Harrassowitz, 2006, 中譯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等，與文學關係不是很大。值得一提的是，該校已作古的前輩俄語教授古諾·斯萬（Gunnar Olaf Svane）以個人興趣學習漢語並選譯丹麥語版的《史記》（*Historiske optegnelser*, Aarhus U-forlag, 2007），頗令學界敬佩。

丹麥還有一些機構涉及漢學研究，例如南丹麥大學（Syddansk-U, SDU）設計與傳媒學院在Sønderborg校區開設漢學系（Kina-studier），自2007年起招收中華商學本科生，2012年起招收中華商管、語言和文化的碩士生；奧爾堡大學（Aalborg-U, AAU）雖與北京師範大學啓動了丹麥第一家孔子學院，但其文化與全球研究系並未有關注漢學的學者；哥本哈根商學院亞洲研究中心（ARC, CBS）也有漢學組，但限於專業學科偏於國際經濟、貿易和管理方面，以上均未有面向中國文學研究。

二、瑞典

瑞典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北歐五國中起步最早且成就最大，如果傳教士在十八世紀將中國早期哲學經典文本譯成瑞典語不算純文學的話，那麼十九世紀末漢斯·愛米爾·拉爾松（Hans Emil Larsson）翻譯的《漢詩瑞譯》（*Kinesiska dikter på svensk värs: med en inledning om kinesisk kultur och poesi*, Gleerup, 1894）則是毫無爭議的開山之作。高本漢是二十世紀以來北歐漢學作為學術性學科的決定角色，其《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ppelberg, 1915）以及對《詩經》、《書經》、《禮記》、《左傳》等儒家經典的注釋至今仍為西方學界所倚重；而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學生在北歐中華語言、文學、哲學、歷史、文博、

政治等領域枝分葉散、同源異派，高足包括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卜斯文（Sven Broman）、高歌蒂（Gerty Kallgren）、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等均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做出了卓絕貢獻——特別是馬悅然，接替了高本漢漢學教席的他在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上頗出成果，對「春秋三傳」和《春秋繁露》、文學史、漢學史的研究都很有影響力，退休之後他醉心於華語文學翻譯上，把《水滸傳》、《西遊記》、《道德經》等古典作品和毛澤東、聞一多、艾青、北島、顧城、楊牧及沈從文、高行健、莫言、商禽等現當代文人作品譯介成瑞典語，並且擔任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聲望很高。此後他的學生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扛起大梁，在古代哲學和歷史文化的研究中注重對當代中國的互動影響，開啓了「文化互滲」的新型中國學研究之途，而這些前輩漢學家的基地，都在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s-U, SU）。

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kinesiska）設於人文學院的亞洲、中東及土耳其研究院（Institutionen för AMT）內，這一新機構成立於2015年，由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東方語言系（Institutionen för Orientaliska språk）改制而成，附設東方研究學會（Föreningen för Orientaliska Studier）、主辦《東方研究》（*Orientaliska Studier*）學術期刊。該系的中國文學研究強大：本校漢學畢業的榮休教授羅多弼執掌中國語言文化教授席位二十四年，一度擔任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和香港城市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訪問教授，研究領域在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出版與中國文學相關的專著包括《李大釗三論》（*Tre artiklar av Li Dazhao: marxistisk pionjär I Kina*, SU, 1972）、《再究儒學》（*Rediscovering Confucianism: A Major Philosophy of Life in East Asia*, Global Oriental, 2006）、《談孔子》（*Konfucius samtal*, Appell Förlag, 2016）等，是北歐漢學界的標桿式人物，他目前正在將「四書」和中國思想史譯成瑞典文。現任漢學教授蓋瑪雅（Marja Kaikkonen Meiling）在赫爾辛基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獲得學位，也曾在北京語言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在烏普薩拉大學任教，研究覆蓋晚清以降的通俗文學和大眾

文化、通俗文學雜誌與出版、文化與政治及現代化的關係等方面，目前項目包括《故事會》雜誌、建國三十年的毛澤東像、先祖祭祀與墓葬文化等；其代表著有《逗趣宣傳：作為政教娛樂的現代相聲》（*Laughable Propaganda: Modern Xiangsheng as Didactic Entertainment*, SU, 1990），此外還撰寫許多專業論文、參編包括《世界文學》（*Världens litteraturer*）、芬蘭語《奧塔瓦百科全書》（*Otavan Suuri Ensyklopedia*）等工具書，譯有老舍、劉大任、劉心武、張辛欣、桑曄等部分作品。另一位漢學教授、副院長史炯迷（*Irmy Schweiger*）來自德國，陸續在弗萊堡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大學、萊頓大學、海德堡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開大學等地學習漢學，在海德堡獲得博士學位並先後在海德堡、哥廷根任教。她加盟斯大近二十年，研究興趣在現當代華語語系文學和文化，包括歷史創傷與文化記憶、文學史中的都市與本地文化活力、「反體制話語」文學、城市文學與性別文學、離散文學等主題，已出版《半邊天：女性主義的復興——後毛澤東時代的女性文學話語分析》（*Halber Himmel, ganzer Herd: Die Wiederbelebung der Weiblichkeit*, Wunderhorn, 2001）、《城市風景線：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與文論中的「都市」文化產業》（*Chinesische Stadt-Landschaften: Die kulturelle Produktion von "Stadt"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kritik und Literatur des ausgehenden 20. Jahrhunderts*, Verlag Dr. Kovac, 2005）等，刻下她正借由莫言、余華、閻連科等當代作家作品和徐星、胡傑、吳文光等當代導演紀錄片研究「傷痛歷史的文化記憶」。同為德籍的甘默霓（*Monika Gänßbauer*）在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波鴻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就讀，曾在漢堡、弗萊堡、愛爾朗根、香港公開大學工作，她研究中國文學、宗教與民間信仰、翻譯理論與實踐，尤鍾華語語系文學，在Projekt陸續推出《當代中國民眾信仰的話語分析》（*Popular Belief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Discourse Analysis*, 2015）、《飄散之家：香港女作家短篇小說選》（*Die reisende Familie: Hongkonger Autorinnen erzählen*, 2017，與葉少嫻合作）、兩本中國現代散文選（*Kinder der Bergschlucht/In Richtung Meer*, 2012/2013），德譯辛

棄疾詞集 (*Xin Qiji, Kiefern im Schnee: Gedichte*, 2011) 以及張辛欣、殘雪、馮驥才、劉再復、劉索拉、蘇童、肖鐵、賈平凹、也斯 (梁秉鈞) 等當代作家部分作品。這兩位學者研究多以德語為面向。此外該系的博士生也很值得注意：一是意大利籍的瑟琳娜·瑪琪 (*Serena De Marchi*)，她先前在羅馬大學拿到學士和碩士學位，關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當代朦朧詩和後朦朧詩以及以廖亦武為中心的獄中文學，將部分海子作品譯成意大利文；一是挪威籍的金嘉樂 (*Kim Jarle Wroldsen*)，他先後畢業於奧斯陸大學和浙江大學，研究中國西北少數民族的身份與敘事，2015年他獲得挪威駐華大使館頒發的「挪中當代文學翻譯獎」，將來有望在華語文學領域作出貢獻。

隆德大學 (*Lund-U, LU*) 較為悠久的漢學史肇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克里斯蒂娜·林代爾 (*Kristina Lindell*) 教授東亞與東南亞語，此後漢學席位由羅斯 (*Lars Ragvald*) 接任，並逐漸轉向為當代中國研究，真正對文學研究感興趣的學者較少。語言文學研究中心 (*Språk- och litteraturcentrum, SOL*) 涵蓋各國語言文學研究，漢日語系是其中一支，原系主任、榮休教授羅斯是馬悅然的學生，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早年以研究姚文元的文學現象與批評 (*Yao Wen Yuan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Theorist: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Zhdanovism*, *SU*, 1978) 進入漢學領域，後期轉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地方誌、人類學、宗教學研究，最令學界敬仰的是主持編撰了收入超過五萬八千詞條的《漢瑞辭典》 (*Norstedts kinesisk-svenska ordbok*, *Norstedts*, 2012)。現任漢學教授是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和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的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研究文革史，涉及文革文學文本。現系主任皮特·希瓦姆 (*Peter Sivam*) 主要從事漢語教學研究，但也旁及廣東作家孔捷生的文學創作 (1988)、新中國的文學政策 (1993)、清代文學審查機制 (1996) 等方面的文學研究。出生於奧地利的挪威籍學者史易文 (*Ivo Spira*) 先後畢業於維也納大學和奧斯陸大學，研究民族語言與文化，特別是東干族語言、民間傳說故事及《古蘭經》漢譯與文學關係密切。博士生艾喜 (*Astrid Møller-Olsen*)

畢業於哥本哈根大學，教授中國現當代都市小說碩士課程，正在撰寫以香港、上海和臺北為中心的當代中華都市小說中的景觀與記憶的博士論文，對文學地圖學和通感敘事也有興趣。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Centrum för öst- och sydöstasienstudier）建於1997年，面向現當代中華問題研究，擁有一間亞洲圖書館（AL）。榮休教授、前中心主任王羅傑（Roger Greatrex）先後就讀於隆德、哥特堡和斯德哥爾摩大學，曾負責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以及擔任歐洲漢學學會主席，專長是中國法律史和知識產權法，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也有所貢獻，發表了關於袁中道遊記、陸游筆記、茅山道與唐宋文人、志怪與史傳、宋傳奇《江淮異人錄》等研究論文。現主任史雯（Marina Svensson）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烏普薩拉大學學習工作過，從傳統漢學轉向到當代中國研究，關心人權、法制、文化遺產等問題，也涉及新聞調查、媒體生態、紀錄片與視覺文化、數據中國等文學面向的研究，合著有《中國調查記者之夢》（*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Dreams: Autonomy, Agency, and Voice*, Lexington, 2013）。安妮卡（Annika Pissin）在海德堡、成功大學、萊頓大學學習漢語與人類學，關注古今中國兒童生活問題，間涉文學文本。

瑞典還有兩所開有漢學專業的學校。一是烏普薩拉大學語言與語文學系（Institutionen för lingvistik och filologi, Uppsala-U, UU）的華文系，研究包括中國文學、媒體與出版自由、少數民族及民族語言、跨境族群、歷史社會語言學、師資與教育、性別問題、民工問題等，提供漢學博士學位。現任漢學教授是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前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的閻幽磬（Joakim Enwall），專業以人類學和民族學為主，對苗、蒙、藏、維、回等民族以及越南、土耳其的少數民族的研究頗有學術造詣，但不見文學研究，而另一位漢學教授、同樣畢業於斯大的芮蘭娜（Lena Rydholm）專注於中國古代及現代文學、中國傳媒與出版自由兩大面向，一方面以研究李清照為中心探索詞的文體與性別特徵（*In Search of the Generic Identity of Ci Poetry*, SU, 1998），兼及唐宋文學文

化；另一方面探尋全球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問題，試圖釐清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文學、文類、風格的概念，例如對比儒家文論與「延講」文學觀的接續與嬗變（2015）、二十世紀後期中國文類與風格問題（2010）、通俗小說與雅文化（2003），此外對媒體的研究關注大陸官方媒體（如 CCTV）和全球化與市場化現象，主編有《真實的謊言：全球語境下的虛構性》（*True Lies Worldwide: Fictionality in Global Contexts*, Gruyter, 2014）等，成就不菲。哥特堡大學語文學院（Institutionen för spark och litteraturer, Göteborgs-U, GU）華文系曾有高本漢在此執教，至今該系仍在舉辦「高本漢學術講座系列」，邀請過畢鶚、戴卡琳、陳安娜、艾堯仁、張隆溪等知名漢學家前往講學。現任團隊中，楊富雷（Fredrik Fällman）畢業於斯大，在中國及香港多所高校有過訪學經歷，研究知識分子信仰、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以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對文學並無太多關注；象川馬丁（Martin Svensson Ekström）也畢業於斯大，以研究《詩經》及其闡釋進入中國文學研究畛域，先後在美國、香港、澳大利亞、臺灣、法國從事研究工作，在斯大和索德脫恩大學工作多年，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古典詩與文論、瑞典漢學史，正在進行的項目是漢賦與希臘羅馬詩學比較研究，以及以後殖民主義理論批評十八世紀瑞典漢學與「學術想象」，近年發表有多篇關於翻譯的論文。波萊契（Elena Pollacchi）曾在威尼斯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工作，負責過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亞洲選片工作，著有關於賈樟柯、王兵等導演作品的論文。

特別值得關注的瑞典譯者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出自斯德哥爾摩和隆德大學漢學系名師之門，她在當代華語文學的翻譯上成就驕人：蘇童的《妻妾成群》（1992）《碧奴》（2008）《米》（2016）、虹影《飢餓的女兒》（1998）《K》（2001）、哈金《等待》（2001）、衛慧《上海寶貝》（2002）、春樹《北京娃娃》（2005）、余華《活著》（2006）《許三觀賣血記》（2007）《在細雨中呼喊》（2017）、馬建《紅塵》（2007）《拉麵者》（2008）、裘小龍《雙城案》（2008）、韓少功《馬橋詞典》（2009）、陳染《私人生活》（2012）、張煒《古

船》(2013)、賈平凹《高興》(2014)《秦腔》(2017)、劉震雲《我不是潘金蓮》(2015)《一句頂一萬句》(2016)《溫故1942》(2017)、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2018)、楊煉《同心圓》(2018)以及兒童文學、中國政治異見者如魏京生、劉曉波的作品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她在鶴社(Tranan)出版莫言小說瑞典語譯本《紅高粱》(*Det röda fältet*, 1998)、《天堂蒜薹之歌》(*Vitlöksballaderna*, 2001)、《生死疲勞》(*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 2012)、《蛙》(*Yngel*, 2015)，是莫言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的助力推手之一；而近年來她勤於閻連科小說的翻譯，在2013-2017年先後在Atlantis出版了《丁莊夢》(*Drömmar om byn Ding*)、《列寧之吻》(*Lenins kyssar*)、《四書》(*De fyra böckerna*)。要之，瑞典的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都充滿活力²。

三、挪威

挪威的中國文學研究亦受惠於高本漢的影響，其弟子翰漢樂(Henry Henne)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漢語之後，以研究客家語入手研究語言學，此後又在柏克萊大學師從趙元任，學習日語、朝鮮語、越南語、泰語等語言，在1966年組建了奧斯陸大學的東亞研究系而成為挪威的首席漢學教授，標誌著挪威漢學成為獨立學科、奧斯陸大學成為挪威漢學中心。1979年，中國現代語言文學教授席位的設立，則保證了中國文學研究在挪威的進一步發展，先後由何莫邪、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

² 亦見 Torbjörn Lodén, "Towards a History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in Joakim Enwall ed., *Outstretched Leaves and His Bamboo Staff: Studies in Honour of Göran Malmqvist on his 70th Birthday*, Stockholm: Th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1994), pp. 5-25; 張靜河,《瑞典漢學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5); Torbjörn Lodén,《面向新世紀挑戰的瑞典漢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46-48;李明,《瑞典漢學發展述略》,《國際漢學》2009年1期;阿日娜,《中國文化在瑞典傳播簡述》,《國際漢學》2018年1期,頁124-129、206等。

艾皓德擔任³。如今挪威的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兼顧傳統漢學與當代中國學並行不悖的態勢，取得不少成績。

奧斯陸大學人文學院文化研究與東方語文系（IKOS, U-Olso, UiO）前身是50年前建立的東亞研究系，提供東亞語文的各階學位。挪威漢學界泰斗、榮休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生於德國哥廷根，在牛津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學習，曾在檳城大學工作，漢語史研究代表作是李約瑟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中的《古代中國的語言與邏輯》分冊（*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UP, 1988），古代中國概念史與思想史研究集中在「漢學文典」（*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 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Encyclopaedia of Chinese Conceptual Schemes*, TSL）數據庫建設；現代漫畫以豐子愷研究為中心，著有《豐子愷：一個由菩薩心腸的現實主義者》（*Socialism with a Buddhist Face: The Cartoonist Feng Zikai*, Universitetsforlaget, 1985；中譯本，張斌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漫畫家豐子愷：具有佛教色彩的社會現實主義》（西泠印社，2001）等，此外還選譯莊子歷代點評匯編（1991-1992）。現任師資中涉及中國文學的學者不少：漢學教授魯納（Rune Svarverud）本校學習漢學，早年研究賈誼《新書·道術》而入道學界（*Methods of the Way: Early Chinese Ethical Thought*, Brill, 1998），挪譯《道德經》（2001），研究早期中國哲學，後轉向近代中國思想史和國際法，與同事賀美德（Mette Halskov Hansen）合編《「自我中國」：現代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崛起》（*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NIAS, 2010；中譯本，許燁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同樣畢業於本校的艾皓德（Halvor Eifring）是現任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訪學，早年研究漢語語言學的句法結構和功能詞彙，後來轉向中國古典文學與中國佛教的兩個面向的研究，前者著作包括《中國傳統文學中

³ Harald Bøckman, "A Historical Sketch of Sinology in Norway", i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pp.57-60.

的心思與心態》(*Minds and Mentalit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9)、《中國傳統文學中的愛與情》(*Love and Emo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rill, 2004)以及為《牛津中國研究書目》編寫《紅樓夢》條目(2016)和多篇紅學研究論文, 後者代表如《東亞的靜坐傳統》(臺大出版中心, 2012)、《靜坐與文化: 語境與實踐的互動》(*Meditation and Culture: The Interplay of Practice and Context*, Bloomsbury, 2015)、《靜坐的亞洲傳統》(*Asian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Hawaii UP, 2016)。此外, 博士生愛凌·哈根·阿迦(Erling Hagen Agøy)研究氣候變化對中國史的影響, 涉及17世紀江南氣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中心的勃克曼(Harald Bøckman)曾在本校、北京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學習, 除了主業在中國政治、非漢民族區域文化、中國發展策略的研究之外, 他也獨鍾中國文學, 譯有《孫子兵法》(*Kunsten å krige, etter Sun Zi, og andre utvalgte innskrifter og tekster om krigføring I det gamle Kina. Oversettelse, utvalg, forord, etterord og illustrasjoner*, Gyldendal, 1999/2006), 以及張辛欣／桑曄《北京人》(*Arvingene: Hverdag etter Mao*, Aschehoug, 1988)、北島《走向冬天》(*Gå mot vinteren*, Solum, 2000)等當代作品; 其夫人是奧斯陸大學東亞系資深中文講師劉白沙, 二人合作翻譯了高行健作品《靈山》(*Åndefjellet*, Aschehoug, 2002)、《一個人的聖經》(*Et menneskes hellige bok*, Aschehoug, 2004), 將華語文學譯介到挪威語世界, 還與劉白沙、西川一起將挪威詩人Olav H. Hauge的詩歌譯成華語帶給中華區讀者(《我站著, 我受得了》, 作家出版社, 2009)。曾在北京大學和奧勒岡大學求學的劉白沙早年還與易德波合譯了《中國短篇小說選: 從魯迅到文革》(*Kinesiske noveller: Fra Lu Xun til kulturrevolusjonen*, Pax Forlag, 1971)。

奧斯陸之外, 卑爾根大學的漢學可備一觀, 已故教授約翰森(Georg Johannesen)著有《杜甫》挪威語譯本(1968), 今天集中於比較政治系的當代中華研究和外國語言學系, 華文組由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雪

梨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趙守輝 (Shouhui Zhao) 和畢業於南開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尚國文 (Guowen Shang) 領銜，但限於社會語言學和華語教學領域，未見中國文學研究⁴。

學界之外最活躍譯者是布里特·塞特勒 (Brit Sæthre)，畢業於奧斯陸大學和北京語言大學的她對莫言和閻連科小說的翻譯甚勤，在 Gyldendal 出版社推出前者譯作如《生死疲勞》(*Livet og døden tar rotta på meg*, 2012) 《豐乳肥臀》(*Store bryster og brede hofter*, 2012) 《蛙》(*Frosker*, 2013) 《天堂蒜薹之歌》(*Hvitløksballadene*, 2014)；在 Font 出版社推出後者譯作如《為人民服務》(*Tjen folket!*, 2008) 《丁莊夢》(*Landsbyens blod*, 2012) 《四書》(*De fire bøkene*, 2018) 等。同社還出版有由挪威詩人湯姆·羅特林頓 (Tom Lotherington) 翻譯的閻連科小說《列寧之吻》(*Lenins kyss*, 2011)。艾潔 (Egil Halmøy) 在 Aschehoug 譯有馬建小說《紅塵》(*Rødt Støv*, 2002) 《陰之道》(*Den mørke veien*, 2014)。

四、芬蘭

芬蘭的中國文學翻譯起步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柯和寧 (Kalle Korhonen) 的《大學：儒家世界觀導讀》(1921) 和派嘉 (Pekka Ervast) 的《道德經》(1925) 為代表的儒道二家經典的芬譯本，此後，涅米寧 (Pertti Nieminen) 翻譯古詩、高玉麒 (Jyrki Kallio) 翻譯古文都是芬蘭語世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代表⁵。1987年赫爾辛基大學設立首個東亞研究的教席標誌著芬蘭漢學的真正出現，首任教授是研究烏拉爾語系和蒙

⁴ 亦見張方，《挪威漢學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國際漢學》2005年第2期，頁285-291；Halvor Eifring，《挪威的漢學概況》，《漢學研究通訊》第105期（2008.2），頁41-44。

⁵ Kauko Laitine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Finland", i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pp. 45-46.

古語族的揚胡寧。七所大學的亞洲學研究於1996年組成芬蘭高校亞洲研究聯盟(Finnish University Network for Asian Studies, ASIANET)提供相關的本碩博在線課程。

首都地區。赫爾辛基大學設有語言系亞洲語言組(Aasian kieliin)和文化系東亞研究組(Itä-Aasian tutkimuksessa)，其前身是亞非研究所，現掛靠於人文學院(Humanistinen tiedekunta, U-Helsinki, UH)。語言系開設古代與現代漢語、文本分析、漢芬翻譯等課程，以高明明(Mingming Gao)為華語講師；文化系則側重中國文化社會、歷史宗教、政治族群與跨文化交際研究，以研究中國民族政策和國際關係的陳玉文(Julie Yu-Wen Chen)領銜，連同赫爾辛基孔子學院，都很少涉及中國文學研究本身——這也與芬蘭東方研究更關注經濟與政治領域而非文學與文化的歷史特點有關，且芬蘭語所屬烏拉爾語系(而非印歐語系)也更傾向與之譜系接近的阿爾泰語(突厥語、蒙古語、滿-通古斯語等)的研究，如一直在赫爾辛基大學工作的揚胡寧(Juha Janhunen)目前仍在該系的東亞研究教授講席，精通十三門語言的他與內蒙古大學吳英喆合作解讀《蕭敵魯墓誌銘》及《耶律詳穩墓誌》兩篇遼代契丹小字文獻(*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A Critical Edition of Xiao Dilu and Yelü Xiangwen*, Global Oriental, 2010)是芬蘭漢學進入學科研究的肇始，但他精力並未放在中國文學本體研究上。

芬蘭國際問題研究所(FIIA)的高玉麒(Jyrki Kallio)畢業赫爾辛基和拉普蘭德大學，他是中華政治、外交、社會及邊疆問題研究專家，但以個人愛好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翻譯，選譯了《古文觀止》(*Jadekasvot / Jadelähde / Jadepeili*, Gaudeamus, 2005/2007/2008)以及《論語》(*Mestari Kongin keskustelut: Kungfutselaisuuden ydinolemus*, Gaudeamus, 2014)，譯文平實，後附華文對照，向芬蘭介紹中國古代散文的文體魅力。

首都以外，芬蘭最古老的土庫大學尚備一觀，其東亞研究中心(CEAS, U-Turku, UTU)提供各層級學位，並且牽頭ASIANET項目，從社會科學角度研究東亞的政治、社會、歷史等問題，遺憾的是並沒有

學者關注中國文學領域。整體而言，芬蘭高校的中國文學研究還有待突破。

當代華語文學翻譯方面表現突出的是兩位自由譯者：莉娜·沃科（*Riina Vuokko*）畢業於赫爾辛基大學，自2002年起陸續推出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Vapaan miehen raamattu*）《靈山》（*Sielun vuori*）、春樹《北京娃娃》（*Beijing beibi*）、蘇童《碧奴》（*Uskollisen vaimon kyyneleet*）、虹影《好兒女花》（*Hyvien kukkien lapset*）、莫言《生死疲勞》（*Seitsemän elämääni*）《酒國》（*Viinamaa*）《紅高粱》（*Punainen durra*）、金庸《射雕英雄傳》（*Kotkasoturien taru*）等；畢業於坦佩雷大學的勞諾（*Rauno Sainio*）活躍在當代華語小說的翻譯上，2004年起先後推出譯作韓寒《三重門》（*Kolme porttia*）、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Unohda minut tänä yönä, Chengdu*）、余華《活著》（*Elämänsaari*）《許三觀賣血記》（*Xu Sanguanin elämä ja verikaupat*）《十個詞彙里的中國》（*Kiina kymmenellä sanalla*）、麥家《解密》（*Koodinmurtaja*）《暗算》（*Pimeä voima*）等。此外，在離散華語系作品的翻譯上芬蘭也保持很高的熱情。在傳統中國文學領域，諾悅寧（*Matti Nojonen*）翻譯了《孫子兵法》（*Sodankäynnin taito*），羅森博格（*Veli Rosenberg*）翻譯了《寶娥冤》（*Lunta keskikesällä*）《趙氏孤兒》（*Zhaon perheen orpo*）等戲劇，伯爾蒂（*Pertti Seppälä*）翻譯了寒山（*Kylmä vuori*）、王維（*Vuorten sini*）的古代詩以及海子（*Näkymä valtamerelle*）、北島（*Puhun peilille kiinaa*）的現代詩，但詩詞翻譯上未出現打破涅米寧譯作一統天下的新作，但總體來說，在新世紀里中國文學在芬蘭傳播的面向多元豐富。

五、冰島

冰島在中國文學領域存在感較弱，但並非白紙一張。冰島大學人文學院語言與文化系（FLC, U-Iceland, HI）下設有亞洲研究組，現任漢學主任是擁有教授講席的歌爾（Geir Sigurðsson），他先後就讀於冰島大學、愛爾蘭科克大學和夏威夷大學，曾在德國基爾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修習漢學，研究方向是中國及跨文化哲學，所著《儒家禮節與禮學的哲學闡釋》（*Confucian Propriety and Ritual Learning: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SUNY Press, 2015）涉及文學文本研究，此外他正將《孫子兵法》翻成冰島語譯本（*Um hernaðarlistina*），預計2020年面世。此外該系還有兩位訪問師資教授華語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冰島駐華公使鮑德松（Ragnar Baldursson），他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冰島大學和東京大學，後來進入冰島外交部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將《論語》（*Speki Konfúsíusar*, Íðunn, 1991）和《道德經》（*Ferlið og Dygðin, Lærdómsrit Bókmenntafélagsins*, 2010）翻譯成了冰島語。冰島的中國文學研究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

六、北歐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的學術特徵與發展態勢

北歐漢學在歐洲漢學史一度曾有筭路藍縷之功，但如今且不提與北美漢學分庭抗禮，就是在歐洲漢學界的實力也遠不及德、法、英諸國的漢學成就。然而，北歐的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依然處於被低估的狀態，華語學界對其認識還是一鱗半爪。北歐的中國文學研究呈現出如下突出的研究特點與發展態勢：

其一，北歐中國文學研究既有跨界合作，也有區域差別。基於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北歐漢學研究多以跨國境、跨語際、跨學科合作的方式抱團協作，既有駐斯德哥爾摩的NCCS、駐哥本哈根的NACS、駐上海的

NC等聯合北歐諸校的學術團體，也有駐赫爾辛基的ASIANET這樣聯合本國力量的科研組織；而北歐五國由於不同的民族語言、歷史積澱和學術傳承，又有各自的研究重點，其差異性不容忽視，尤其是芬蘭與斯堪地那維亞三國之間。

其二，傳統漢學現代轉向後中國文學研究陣地岌岌可危。相比其他歐洲漢學強國，北歐漢學儘管曾有以高本漢及其高徒們在語言、文學、歷史、思想等傳統漢學領域建樹頗豐，但在對東方學/中國學研究興趣轉向的後高本漢時代，當今學院裡在職學者多關注與當代中華息息相關的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領域的實用型研究，而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少之又少，即使有所涉及也顯得比較邊緣化，這一情形恐怕還將持續甚至惡化。

其三，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北歐學者幾乎都是畢業和服務於本國，但也有少數學者擁有歐美其他國家的教育背景，尤其來自德國的影響最大，如何莫邪、史通文、甘默霓、史炯迷等；北歐各國內部人才等交流也很常見，如挪籍易德波在丹麥，芬籍蓋瑪雅在瑞典等。北歐學者幾乎全都有曾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學習或交流的經歷，部分還在大中華地區從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工作，這為他們的研究和翻譯注入了獨特的活力，也便於從事當代中國學側重的實用研究方面，但缺少諸如高本漢、馬悅然、易家樂這樣的重量級漢學家。

其四，中國文學譯者多非學界中人，譯作範圍則較為集中甚至狹窄。後馬悅然時代北歐的華語文學譯者幾乎都不在高校專職任教，丹麥的丹嘉庇、瑞典的陳安娜、挪威的布里特、芬蘭的莉娜、勞諾、冰島的鮑德松皆是如此，即使在高校也未必是在東亞系，如丹麥的古諾在俄語系、挪威的勃克曼在發展環境中心、芬蘭的高玉麒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少見研究與翻譯結合的現象。近年來譯作以諾獎得主莫言的小說為中心，《紅高粱》、《生死疲勞》等北歐語的多國譯本都已推出，此外閻連科、余華、蘇童、高行健的作品也格外受到青睞，偏於當代文學作

品，與特定出版社有較為固定的合作關係；此外，古典文學的翻譯在當代轉向之後則幾近匿跡。

總之，北歐的中國文學研究有著歐洲傳統漢學的基本特點，在新時代也呈現出諸多新變，在研究全球共享與想象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中，對北歐乃至整個歐洲漢學的關注和推介將對華語本土學術界的學術轉型以又一重要的參考系的身份參與中華學術的大敘事話語中來。

A Survey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 Translat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Nordic Sinological Circle Since 21st Century

Rui Zhou*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inology in Northern Europe including Denmark, Sweden, Norway, Finland, and Iceland has appeared something new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search direction since 21st century. Taking the Nordic countries as the cases, here it survey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es and translat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 covering 41 scholars in 17 institutions or universities in these five countri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domestic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Keywords: European Chinese Studies, Danish Sinology, Swedish Sinology, Norwegian Sinology, Finnish Sinology, Icelandic Sinology,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Research Overview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